牧民心書 第十六

補力 竣事 遞代 歸裝
願留 乞宥 隱卒 遺愛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卷之四十六

洌水 丁鏞 編

補力 賑荒第五條

歲事既判宜飭水田代爲旱田早播他穀及秋申勸種麥此所謂代播也代播之穀不過數種一曰黏粟(秋粟也南人謂之黏實)二曰蕎麥三曰晩菽凡此三穀之種宜於平年各聚數百石以爲不虞之備如不能然宜飭下民各圖私蓄以爲旱備不可已也 己巳之夏歲事既判 朝令勸耕蕎麥南徼數十邑都無蕎麥惟靈巖郡有蕎麥二百餘石監司令數邑分用數邑領民徃移靈巖之民數千人屯聚拒絶官不能禁皆悵然以

反

甲戌之夏歳事旣判縣令勸種黏粟南徼十邑都無種子惟長興金氏家有黏粟三百斗每一升受錢十五両糶之數日之間得錢四十五貫四百五十両論其本價不過三貫三十両民目見此事其後亦無蓄之者　凡代播之留穎許免稅然後民肯代播若此令不明雖勸不播

朱子在南康軍勸諭救荒帖云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李時珍云蕎麥立秋前後下種八九月收刈性㝡畏霜　中伏之日收下帖于諸鄉勸民代播其代播種子極力求聞可移則移之可販則販之與民偕作急急如救焚拯溺時刻是爭不可緩也

朱子在南康軍諭種二麥帖云使軍屢行勸諭耕種二麥益爲今年荒旱不比常平須是併力加功救濟性命今訪聞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慢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再諭上户帖云趁此土脉未乾高田堪種麥處一面種麥○又勸諭諸縣帖云發下三縣趁時犂翻多種二麥○鏞案朱子救荒之政專勸種麥榜諭帖移三令五申誠以凶年民心隕廓望絶生活死在目前何慮乎來年故種麥之說聽之藐藐收宜誠心勸諭助其種子贍其牛糧務令多種不可忽也禮曰中秋乃勸種麥雖在豐年本勸種也

春日旣長可興工役公廨頹圮須修營者宜於此時補葺范仲

淹領浙西皇祐二年吳中大饑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令諸佛寺大興土木之役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敍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自警編云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

而龕得一塔也當此荒歲唯恐僧之不為塔也
政要云宋法諸灾傷地分有興工役可以募人者如農田水
利及城隍道路隄岸土功種植林木之類監司預行檢計工
料錢穀之數利害具奏聞孝宗時浙東大飢朱子為提舉請
募飢民與水利朝議難之復請曰連年災旱國家發倉廩以
賑之若捴數外微有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
一舉兩得臣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其苗蔚
茂秀實無異豐歲捴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令逐村逐
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莩之患國家亦永無
蠲減糶濟之費矣

李參判後山按關東時大饑而營舍毁于倭亂久未克復公曰古人當凶歲而興土役亦一道也遂發營中米布以募飢民至者雲集不數月功告訖

救荒之草可補民食者宜選佳品令學官諸儒抄取數種使各傳聞

范仲淹表使安撫江淮時大饑以民所食烏昧草進呈宣示六宮用抑奢侈○楊慎曰麥有昧音烏昧草謂今燕麥也淮南謂麥為昧故從音為文或曰燕麥即野稷 蒼失考

范純仁知慶州大饑五穀絶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

官糴○齊之鸞為陝西僉事見流民刈蓬蓬有綿刺二種子可為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啖盤口澀腹嘔逆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蓬子封題齎獻焉

鄭毅夫採凫茈詩云朝擕一筐出暮擕一筐歸十指欲流血且忍眼前飢官倉豈無粟粒粒藏珠璣一粒不出倉倉中羣鼠肥○王莽時大饑民食凫茈鄭俠作此詩葢以王安石比之於王莽非當時之民又食凫茈也

王荆公叅政時淮浙大饑李溥為發運使移檄郡縣以享朴炒豆為屑以開饑民胃口多造紙襖以衣貧民（襖者袍也可包周身）榜勸富民施錢以種福田或謂曰東南之民胃口既開又得紙

襖為衣無得福田居之不須慮也監司大懲臺章聞上盡行降黜

宋徽宗時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本草云榆白皮荒歲人食之以當糧擣末和水服

蓋苗為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至戶部船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李泰淵為全羅監司時適大侵公上疏備陳飢民之狀並進所食草實仍請蠲貢賦以寬民力又豫儲竹實海藻以助民

食又取慈悲僧徒設粥路傍以活蒙䘏

明宗九年賑恤廳啓曰蓄穀賑飢雖為荒政之本穀乏民飢則不可坐視我　世宗大王著救荒辟穀方救萬世蒼生之命如松葉益人腸胃壽人性命過於五穀斯實救民良方京城之民習尚後靡尤以粥溢為羞朝飧美食暮已絕炊今此良方若不嚴飭則復廢不行京則漢城府五部外則觀察使守令鏤板傳錄廣諭民間使人無不鮮觀察使敬差官都事過人講問有不曉者則色吏論罪不曉多者并論守令殿最憑考今亦依此請松葉服食之方鏤板廣布　上從之（顯宗十二年大饑左承旨李端夏上疏曰五穀之外草木服食

之方無如松葉臣聞壬辰亂後癸巳設粥之時以松葉末十分和米末一分作粥而饋之云今年粥資一名率用二合米二合米今若作末可為五合也五合可饋五人以一人之食分饋五人不亦為大益乎但各邑或用松葉粥或用全米粥則飢民必有所避就而官吏之欲用松葉粥者必勔扵飢民一時之毁譽而不能著實行之米盡之後雖欲復用松葉所和之米亦乏則更無奈何矣臣意先自都中先用松葉粥不復饋民以他粥其不肯喫啜者此非飢民也宜一切却之又令外方專用松葉為粥則用米小而活民當無限矣

肅宗乙亥　教曰今年大侵振古所無凶歲救急莫如橡實

故分付閼内使之拾取此亦不實所得僅二十斗意在救民何拘多小特下賑恤廳

救荒本草云橡實去皮煮食最益人實中不飢可禦歉歲

救荒本草云葛根採取作粉餌之可斷穀不飢　嘉慶己巳之飢瘟疫大熾海中諸島亦皆不免唯甫吉島之民安然無事蓋此島多葛民皆作葛粉自冬及夏以此為粮也葛粉不但救荒亦能辟瘟其島中唯一民有粮不食葛粉獨自遘癘全家皆死○白浦尹氏之村有二氓特貧自冬及夏以葛粉為粮一村皆遘癘唯二氓之家超然獨免○此二事余所驗也

救荒本草云黑豆五升洗蒸三遍曬乾去皮為末大麻子三升湯浸一宿漉出曬蒸三遍令口開去皮為末用糯米粥合搗又蒸之為餅可以休糧（詳見東醫寶鑑）王氏農書曰辟穀之方見於石刻水旱蟲荒國家代有甚則懐金立鵠易子炊骸為民父母者不可不知此法也昔晉惠帝永寧二年黄門侍郎劉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隱氏傳濟飢辟穀仙方臣家大小七十餘口更不知別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大豆五斗大麻子三斗（節）○此卽上方也其方既在東醫寶鑑今略之大麻者卽苴麻之實也（方言謂之森）○按徐光啓農政全書有救荒本草數十篇其中多可

採用宜令邑儒留心勸民不可自官發令以取民譏
迄年除盜之政在所致力不可忽也得情則哀不可殺也王曾
守洛歲歉里有囷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
者甚衆公但笞之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案
王曾之事不可為法除盜者周禮大司徒十二荒政之一也
其可如是乎減死而已
王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
民救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
今用之
宋辛棄疾帥淮南賑濟榜文秖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糶者

配○朱子曰秉疾做兩榜便亂道○丘瓊山曰刼禾者盜賊之端樁亂之萌也小人之食計出無聊謂飢死與殺死等耳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況又未必殺耶聞衆所在羣起而赴之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刼奪自諉曰我非盜也迫於飢餓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弄鋤挺以捍遊徼之吏不幸傷一人焉勢不容已遂至變亂臣願明勅有司必先榜示禁其刼奪也

宋陳良器知江州時大饑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盡矣然尚緩刑況今歉即奏貸其

殆○凡大凶之年自今秋分之日至來夏至之日一切藏刑焉可也哀此下民何忍僇之不惟盜禾然也丁判書諱範祖詩曰凶年盜賊無論性近世經綸不在官一時傳誦以為至言朱子約束禁偷文云慮有不守行止之人聚集偷竊禾穀令行下巡尉司嚴行禁約○案偷禾非盜也良民之喪心者也然執法者不可不嚴禁秋分之日宜飭諸里皆建守草樓五樓為一保五保為一領互相守望鳴柝相應其有盜禾者解送官理決罰

周濟知安慶府飢民聚掠富家乘富家以盜劫告濟下令曰民飢故如此當報太守數大守當代爾償掠者遂解散濟卒

官民皆罷市巷哭云

張溥知永康縣歲旱刼掠公行下令刼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溥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楬其罪曰是刼米者衆皆懾服

瞿溥福知南康府先是歲歉民擅發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以坐盜當死者百餘人溥福閱實杖而遣之

茶山筆談云己巳甲戌之饑良民化為強盜所在嘯聚數十人皆蒙紙鼻乘夜打家兵營鎮營及列邑守令凡遇此盜輒置之死或庾之獄民乃稱便按大明律凡強盜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其律重於竊盜（搶奪曰強盜 穿窬曰竊盜）故律官議律有死無生余嘗思之此事不可硬定也凡凶年為此者非薄竊盜而

不爲爲此大盜也竊盜別有天才其穿穴踰墻破扃啓鐍伏猇魅人總有法術非良民之所能爲故相與聚謀爲此白直耳竊盜雖逢豐年不爲良民雖欲感化無可奈何去年爲此者來年則爲良民由是觀之殺之可惜所謂得其情則憾耳孟子曰去年子弟多暴富歲子弟多賴由於陷溺其心豈可與黃巢松江之等比而同之乎然則奈何散配絶島待豐年而釋之可也

其偸禾小盜及白晝入人家竊取銅器衣物者不可勝誅宜有榜示○榜曰凡偸竊禾穀及他人傢伙者旣執贓物里任告于本里上戶指名捉執此人旣係偸盜不應受繇雖已被

抄坐此落餘若改過三月再無所犯卽許還付籍口若再犯三犯終不悛悔者許本里申官軍校押領出諸四境之外斷不饒貸

飢民放火者宜亦嚴禁

茶山筆談云己巳甲戌之饑蒙輯之人喪其天良簞豆之恩抱薪走隣南塘四百餘戶日燒八九戶未旬而墟沿海諸村此悪尤甚宜嚴法示榜禁絶其習○榜曰簞食豆羹結爲深讐輒行放火者若登時捕捉或有證明白卽告本里上戶查實如係眞的卽時解送官裏軍校押領出諸四境之外○此時此人不可責之以常理不可罪之以本律若決笞決杖必

當下致命本非死罪者不可決死其罪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可如也

大明律曰放火故燒人房屋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盜取財物者斬殺傷人者與故殺同○若放火故燒官民房屋及公廨倉庫積聚之物者皆斬○己巳之饑寶城郡倉吏多竊倉穀至萬餘石遂放火燒倉依大明律決死○此箇律令宜榜諭下民三令五申俾民無犯

糜穀莫如酒醴酒禁未可已也

近年酒禁今爲故常然吏校憑藉侵虐小民酒不能禁而民益不堪且濁酒可以療飢行者有賴不必嚴禁唯城中燒酒

為吏校淫酗之資者不可不痛禁宜収取酒甑俗名古乙里藏之樓庫并粉陶店無敢新造其或潛釀者并徴罰錢以補賑貲城外唯倉村市村并用城中之利庶有補也○西路及東萊沿邑并用銅甑其出酒倍多尤爲禁也

薄正已責先王之法也冬而收糧夏而收稅及民庫雜徭邸吏私債悉從寛緩不可催督

還上之穀雖大凶之年不過四分一停退而監司統營之穀都無停退且法所云折半留庫者今無不傾庫分給若全不収入明年賑濟尤無措手還上不可以不督也○牧自霜降以來日降哀痛之諭令不飢之户亟輸還穀以立賑基惻怛

温厚有足感動則十月之內其可輸者畢輸矣其不可輸者雖叱罵如秋霜鞭笞日流血亦無所益矣○還上所收得其實數而後公下之穀營下之穀捴是乎受焉賑饑幾石賑貸幾石（賑貸今謂之還還）捴是乎算焉不可緩也然檢督不可放檢督者豺虎也凶年縱豺虎以害民所不忍也一發檢督餘無足觀○若其精粗則唯春放是準也春放精者益宜精收春放粗者不可太精受而斂之我補其欠而已○其停退之數宜先期分排使惠及民戶見上篇（還上條）○凶年吏之貿還捴民戶如稅米防納之例者極多不可不審察嚴禁

及冬使自上司飛關督促曰朝令停退之外未收二字不可

報來威嚴如霜若將摧拉收宜不動一髮一直以哀言温辭開諭下民其有未收者論理報詞（）報曰上令非不欲恪遵下情實無以強督膏剝而一枇難得髓搥而一捋不出縣令將柰之何罪罰及身固所怵畏歸呼憐目何以積惡未收二字不可不冒禁書納（）雖由此罷職固所甘心況未必然者乎一斗一石不可虛張（未收而曰收）彼若劃用將若之何

凶年税米收納之法已詳田政篇今所不贅　已巳之饑羅山村有一士人税米該納者二石未納而更檢督收之不納而逃再徵於里中盡賣其田土僅合其瘠孤寡流離遂為逃戶計其本錢十二萬也（一千二百兩）嗟吁相臣赴公例燃大炬一

雙其價米二石也今之相臣能知自己轎前一雙之炬其本錢十二萬乎民哀如此請小垂察

民庫所徵都係不法本旣不法吏又作奸凶年宜親執其簿先從縣官所用盡剋減其餘條例凡可廢者悉廢之(如巡營卜定)論報拒塞可也老子曰治小民如烹小鮮為其小撓之則糜爛也凶年之民尤可撓之乎

已責者公債之蕩減也(責音債)公債猶然況私債乎邸債營債不可論也○若夫小民之所訟者容有可議甲本至貧乙亦新造而乙負訟甲無意還報者當此凶年尤宜責報以平民力不可膠柱鼓瑟但曰徵債悉禁也

竣事 賑荒第六條

賑事將畢點撿始終所犯罪過一一省察人之可畏者三民也天也自心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欺罔上司欺罔國家苟逭刑辟圖保利祿自以為極天下之巧飾而一毫詐偽民罔不知欲知己罪須聽民言上司可欺君父可欺民不可欺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天不可欺也厭然沮喪仰媿俯怍心不可欺也三者無所欺吾之賑事庶乎其寡過矣

茶山筆談云俗吏設賑有五盜五匿五渇五失以此自省能無犯乎○五盜者一曰盜饑二曰盜貸三曰盜口四曰盜勸

五曰盜備公穀所劃收之以錢稱其麄美以錢領穀半於時直此盜扵穀也公穀所劃不以賑貸（今之所謂付還即賑貸也）移之爲穀種子不給農粮不領虛張文簿名曰付還此盜扵貸也虛賑飢口曰萬曰千繞穀一巡左句右削秋風落葉百不存一每飢一口會穀一石（下穀一石）　查其實受每飢一口不過數斗其或不幸知味而已（飢口一受而鄉閭考只受米三升）　知味之口蔵以口計曰萬曰千以欺　君父此盜扵口也勸分之日朱棍生風紅酒如泉以脅以誘毆其高廩及輸到官半歸私囊又或陰受賂物自外刪拔以其賂物差人高廠（若是者富民饒享不入選）此盜扵勸也一升一龠原不自備百苦千斛儼稱自備欺罔　君

父以希勞賞此盗捴備也〇五匿者一曰匿死二曰匿餓三曰匿殍四曰匿殺五曰匿逋死亡相續日哭千家略以一二修簿報司使上官不得聞實數使　人主不得察下情此匿其死也餓者十萬唯萬被抄抄者一萬唯千免削監司疑之問其精抄荅曰異哉民不甚飢抄之頗廣其數至此匿其餓父子相食官則匿之披殯食肉官則匿之行有死人狼籍交加裡將有聲乃徙數衣有聲乃投溝中其報上司偽飾虛辭官出俸錢收瘞如法此匿其殍也鵠形菜色眩轉跉躃噓之恐揭握之恐傷鞭笞流血督其收糧死者相續歸之病亡民方大困無以遠行院鼓不鳴遂得無事此匿其殺也公下之

穀營劃之穀吏則吞之秋不能歛上司不知題為賑貸欲發
則罪彰欲徵則時詘因而匿之惟損飢口此匿其逋也○五
得旹一曰得財二曰得紙三曰得賞四曰得謗五曰得罪於
天五盜所竊歸羨田園是得財也文書雲委一不致察簿府
山積歸潤屋壁是得紙也虛張飢口虛張白偹監司廮啓偹
局分等皃馬弦弓籠賚便蕃是得賞也民視為讎厥眼多白
陰奸秘慝街路公傳是得謗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游於恢
網議其陰誅是得罪於天也○五失者一曰失餘二曰失粥
三曰失貨四曰失人心五曰失官職領餘之簿吏抑虛名其
弟其姪其嫂其壻祓受㳙餘養其贓獲荒村僻閭播此虛口

咸歸吏橐賑監丞令飢民都有司與分其利亦許付虛口饟有失矣粥
米一斛吏竊其半稀若清水一飲數粒倉奴賑奴門隷厨婢
吏家之奴酒家之僕喧鬨雜遝攔入賑塲咸偷一碗以果厥
腹官顧不覺信為耳目粥有失矣種子農粮名曰賑貸吏私
其情換以穅粃官有私販與吏為謀一石之鮀以亂其臭官閅
其廋吏對曰是官販之物貸其失矣災結既偷停退既格五盜五匿残我
萬命心腐齒切有背無嚮人心失矣繡衣出道發其陰私五
盜五匿雖不盡發百發其一猶犯重律府隷星馳尖帽雙環
前駈出城丐民咸恍大者流竄小者削奪官職失矣牧靜夜
無寐思其所為能捴此二十條目一無所犯斯可矣

自備之穀將穀上司自查情實毋敢虚張

大典通編云守令之補以補賑貧斂權利虚張數文者令該道臣查啓以報上不以實律論○守令豈有自備之穀哉苟非運其家儲輸其庄粟皆自本縣出也雖眞捐月俸猶不足以自備爲况巧自料販肆爲貸斂而猥稱自備以欺 君父非大罪乎凡賑穀所支細查出處其眞無愧於自備之名者略報數十石以應文具不可張也不可多也若全不收報者又近沽釣名

任允錫爲陝川郡守明年大飢度死者㧾道殫心賑哺所活甚多時以聚粟多寡爲賞第郡縣希覬多張其數公獨不肯

故不及松賞

李積為臨陂縣令值歲大飢盡誠賙救一境得免溝壑按道者以善賑廩聞然公耻干名沽賞不自言備穀多少以故獨未蒙賞

李慣累典郡邑嘗曰為守令者私備賑穀未必正道且因以要以要賞可羞之甚以此哺飢雖多其報上司銓官得公在慶州時所報歎曰小郡末縣亦或至數千石以慶之大僅十數石不報實數可知也彼以多備受賞者獨不愧於心乎

善與不善其功其罪詳觀法令斯可以自知矣

經國大典守令不用心賑救飢民多致物故匿不以報者重論（備荒條）○續大典曰守令善賑爲一道最者論賞○又曰守令不勤賑政者通訓以下觀察使啓聞決杖通政以上啓聞罷職○飢民之當抄而見漏者守令罷職監色并刑推（見禮典）
○續大典曰路有餓殍未得收瘞者即令埋置不謹擧行者守令論罷（見禮典）○肅宗二十三年 教曰骼者文王鑿沼而命葬無主之朽骨文皇散帛而俾收亡卒之遺骸哀此累萬之餓殍不啻朽骨孔棘之災荒殆甚金革惻怛之心油然而生台有明勅京外之臣着實掩瘞用副至意
國朝寶鑑 睿宗二年相禮金永堅歸自全羅道奏飢民有

浮腫者有棄兒者 下諭切責道臣杖該守令雖功臣議親
並令勿貸○孝宗二年命罷黃海監司南翧職以不善賑故
也
肅宗癸亥扶安士人申宗濟不忍飢餓棄妻子鑿氷投水而
死道臣以聞 命施恤典該縣監拿致營門决杖○肅宗丙
子下諭八道另加賙賑切勿以飢民口吻中一合之米為奸
吏潤橐之資守令中別有無状庇人憑藉財利立視民死者
予則拏戮斷不饒貸
英宗庚申京畿黃海江原三道飢民流入都下者一千四百
餘人 上聞之以不能安集責諭三道道臣仍 命賑廳設

粥賑之○英宗癸未三月湖南道臣啓曰飢民四十八萬三千七百餘口死者爲四百五十餘人　上惻然教曰昔之伊尹以一夫不獲爲己過況爲人君而不能活一道之民死者半千此負陟降也減膳三日

芒種之日旣罷賑場乃設罷賑之宴不用妓樂

罷賑宴者大事旣畢爲勞者慰非有慶喜也觴酒豆肉以犒羣勞而已死者以万骸骨未掩生者遘疾呻吟未絶飢腸飽餐新死者又多此時何時顧與之相樂耶余觀大凶之餘官設此宴百姓聞鼓樂之聲無不噓唏流涕怒目疾視者歌舞管絃斷不可用收有一介省覺其爲是乎

樵夫弔蠅文云 饑莩不瘞蟲蛆所化是歲多蠅弔蠅者託蠅以弔饑死者也 蠅方飛來噉
盂盤只有餘白飯和羹酸只酒醴濃薰雜麯饅只沾君之渴
喉潤君之焦肝只蠅方飛來無啜泣只挈角父母妻子合只
聊茲一飽無於悒只觀君之故室蓬虆盈只崩榈敗壁戶欹
傾只伏翼夜飛狐晝鳴只觀君之故田童粱茁只今年多雨
泥滑〻只衖無居人蕪而不墢只蠅方飛來麗以腴只肥牛
之臑鸞倫膚只酥醬蔥滌鱠鱻鱸只塞君之莩腸頫色敷只
砧有餘腥饗君徒只視君之恒幹衛從龍只無所衣被薪草
籠只雨淋日炙化異種只詰屈沸騰紛蠢動只氾濫脅幹滿
鼻孔只扴茲蟑蜕脫梏拳只惟路有僵行人踈只嬰孩攄腦

猶吭湩只里不埋骸山無㵎只填坑塞塹雜草蕪只狸來猬
食喜跳踊只髑髏圓轉多穴空只君既餓飛有遺鏑只蠅方
飛來無入縣只鵲形萊色巖簡選只胥史握管察其面只立
如密竹幸一揀只淡鷰如水繞一咽只有飛音蠱上下嚮只
膚如脂豕是豪掾只數同奏功嘉而無譴只登麥罷脈張莛
宴只擊鼓其鏜簫管嚩只曼睩蛾着舞回旋只含嬌作態遮
紈扇只雖有豐膳君不可流羨只蠅芳飛來無入館只旗纛
森張榮戟攢只膮腳盈望爛璀璨只粘鶉煎鯖臛皂雁只柜
粧奩餌雕花蔓只滿志喜悅撫以坑只揮颺巨扇君無所覽
瀾只長吏入廚視饍饗只倭銚爇肉口吹炭只桂釀蓑漿騰

稱讚只虎豹守閽毅防捍只麾斥哀顩無雜亂只寂而不譁飲食衎衎只吏坐酒家倩題判只馳驛飛書閭里晏只道無捐瘠太平無患只蠅芳飛來無遺魂只賀君之無知長昏昏只兇有餘殃詒昆弟只六月催租吏打門只聲如獅吼山嶽撼只私其錡釜曳犢豚只驅之入門株囷臂只歸而委頓遘癘瘟只草薙魚爛羣煩寃只（已下刪）○罷賑宴之不可用妓樂觀於此文亦可驗矣

是日論功行賞厥明日修簿報司賑監賑吏外村之賑監鄉甲（即面任）及勸分二十石以上無論上中下族悉宜召集與此筵宴但遐俗貿亂中族超於上族

下族厥於中族堂上堂下易起爭端致失懽心宜於客館之庭平治其地自牧以下皆坐地受宴乃無訟也○其用妓樂者又於是日令與宴諸人各出緡錢以賜樂工妓女徵歛之餘又一徵歛尤不可也

是日論賞賑監老矣（賑恤都監皆鄉任座首）但以扇鞋等物施賞監官二人（即軍官）武廳中相當職差除村監十餘人（諸洞[illegible]民鄉有才）以扇梳煙具等物施賞鄉甲十餘人（即諸鄉風約）亦賜扇梳等物賑吏二人各賜扇梳來年許差好任搜以完議賑奴二人各賜扇子來年許差好任搜以完議賑隸四人（倉使喚）各賜麥一石粥婢五人各賜麥一石棉布二十尺○二百石以上勸分者各

賜一扇令侯　朝廷賞典○五十石以上至百石勸分人各賜一扇令侯　朝廷賞典若無　處分許自本邑論賞隨其所願或差鄉任別監倉監等或差軍任把摠別將等令姑勿論○二十石三十石四十石者各賜一小扇直於是日隨其所願或差鄉任不過乎倉監留其上窠以待五十石以上或差軍任不過乎把摠留其上窠以待五十石以上○十石以下各賜一小扇使賑吏賠書以傳之須有踏印官帖乃生色也

續大典曰私賑飢民濟活多者出私穀補官賑者隨其多小論賞有差○通編云各道賑穀願納人五十石以上録啓五十石以下自本道施賞○法雖如此　朝廷若無處分二百

石以上縣令竭力酬功若同知僉知座首別監皆非所須宜買好書一部（七書或小微通鑑）賞賜有差○五十石以上至百石不願鄉任者亦賜書籍（小微通鑑史畧等）○凡貸者秋當受穀一斛之外不必有賞此所論者官勸以貸而民願自饒者也雖十石以下之人若自願自饒非貸非糶者是日不可無賞斛槩可也○近見守令勸分者其始也甘言利說若將大賚及其畢賑也一杯不勸一斛無賜視若乾屎之撅棄如得魚之筌邈然付之相忘之域其狀甚矣詩云德音孔昭示民不恌恌以示民其誰信之大不可也

朱子辭免賑濟有勞進職直秘閣劄子曰某雖至愚捨此有

不能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士黄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雖事理某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合推賞各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某於義亦難祗受又況目今諸路水旱廣濶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某見蒙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

荒為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失施行不惟食言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誤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慮其雖万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其前狀所陳將南康所奏張世亨等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其身而聖朝綜覈之政修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于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鏞案世人慮短君子智遠宰相之必失信而朱子之必苦懇者非宰相皆欲不仁而朱子之由自然也其智殊也智者利仁斯之謂也牧若值此事宜倣朱子之劄或上疏于

天陛或上書于朝端請行賞典以立民信不可已也

其磨勘文書務從謙退力去矜伐匿己之功揚人之善使上下與聞之人咸服雅量使左右趍事之人皆懷感悦不亦善乎自備穀雖至千石切勿載録勸分穀雖至數石切勿漏落餼口之有始無終者刪而去之公穀之有欠自補者因而舍之首尾效勞者謂其功宜高捐納粟表裏純忠者謂其才可議捐授官而飢口之死亡者載其實數以自引咎而請罪則斯可謂君子矣毋曰余遘今之人猶古之人也

大饑之餘民之綿綴如大病之餘元氣未復撫綏安集不可忽也

安集之方一曰助粮二曰助牛三曰薄征四曰已責牧以時

巡行村野問其疾苦詢其願欲申遂其情以培其根勿撓勿侵如恐或傷此調大病之法也

范純仁知慶州一路荐饑耕牛殺盡公扵隣路市耕牛散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口無以人力懇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

朱子計上戶帖云今聞乾道七年放債豪強之家為緣旱傷人無以償取去豬羊至入其家搜奪種子豆麥之類反抑令將見住屋宇並桑園田地低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能歸業之人本軍行下三縣曉諭上戶仰上戶且與寬容候民力小蘇却行取索如將來人戶情願不還官司即為理索〇鏞案此帖宜嚴峻及雍容不迫為牧者不宜法

也

段直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户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聞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産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為樂土

金益貝出按關東適當辛亥飢疫入路設賑粥久而不罷飢民流徙仰哺不能耕作公聞于朝罷設粥給粮資使歸農秋果熟

丘濬曰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荐飢饑流

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事特之首亂也
肅宗七年先是關西連歲失稔六邑尤甚飢民中有族而無田者無族而有田者無族無田而流丐者分三等或給糧或給糶其後流丐之類并許蕩減至是又因道臣啓聞更查無田者一體蠲之其數一千六百三十餘石云( ) 臣謹按流民安集仁政之所急近例磨癈未完徵追日急逃者以遠留者益散故南民為之語曰豈不如歛富不如貧生不如死宅里一空無緣復實田疇既荒無緣復墾所復如毫所失如山嶽本之既蹶國將疇依朝廷之所宜慮守牧之所宜力莫急於安集也

翼成公黃喜爲江原觀察使時嶺東大飢公盡心賙濟民無
捐瘠嶺東民扵三陟設賑之地立碑築臺名之曰台公臺

牧民心書卷之四十七

洌水 丁鏞 編

解官六條 遞代 歸裝 願留 乞宥 隱卒 遺愛

遞代 解官第一條

官必有遞遞而不驚失而不戀民斯敬之矣

遞代之名總有二十一曰瓜遞六年三年瓜期滿二曰陞遞自縣而郡自府而牧類三曰內遞移付京官職四曰名遞以三司閣院承召五曰換遞與他邑相換此五者名之曰順遞者也六曰避遞與上官有親姻之避七曰嫌遞與上官有先世嫌忌八曰來遞新官忽自補外來九曰疏遞上疏乞遞而蒙允十曰由遞受由歸家不還任此五者名之曰徑遞者也十一曰貶遞考課中下等

十二曰黜遞（狀啓罷黜者）十三曰駁遞（臺閣彈劾者）十四曰拿遞（以前事以公罪被拿罷）十五曰封遞（暗行御史封庫者）此五者名之曰罪遞者也十六曰辭遞（因上司不禮上狀引去）十七曰報遞（與上司爭詰報部遞歸）十八曰病遞（身病實深者）十九曰喪遞（遭父母之喪）二十曰終遞（卒于官）此五者其不幸而遞者也或漂人泊于島或犯人越于境（西北界）或漕船覆沒或獄囚逃逸或國馬損失（分養爲故失者亦坐罷）或貢蔘作退或檢屍失實或番軍愆期（上番軍阻水）曾所不意無不坐罷夫以一官之微而其所以遞罷之端若是其夥官其可恃者耶諺曰官員生活僱工生活言朝升暮黜不可以依靠也乃牧之淺者認官爲家意欲久享一朝上司飛檄郵家有報即驚惶失

措如喪大寳妻子相顧而垂淚吏奴竊見而譏笑失官之外其所失更多豈不嗟哉故古之賢牧視爲逆旅如將夙駕清其簿書束其裝任常如秋隼坐架歘然將逝一點俗累曾莫小留符到即行曠無餘戀此清士之行也審如是也雖復御史持斧以按事差官飛蓋而封庫惡足以動吾之一髮哉牧於爲政之暇一念喚醒惟在乎此庶乎臨事而不慌也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案此至言也

楊誠齋在官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以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曰日若促裝者○鄭瑄曰

昔有京兆悒其名不携家唯斡籧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
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擔斡籧於廳事之前宛若逆旅人
將行者擊搏豪強拒絶僧寺悉無所畏
禹詡為山陰縣監到官日其裝不滿一馱及政滿以公事在
隣邑聞遞任徑去〇案此技士也
棄官如屣古之義也既遞而悲不亦羞乎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王尊為刺史馳下此阪〇案吾東之人求坐
濟州牧使其有媿於王陽矣
陶潛為彭澤令郡守遣督郵至吏曰幸東帶見之潛嘆曰吾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事鄉里小兒乃解印綬歸去來辭〇按督郵者察屬縣愆尤之官本以小吏陞為是官故曰鄉里小兒也五斗米者吾人一月之粮非彭澤月廩止於五斗也

高麗崔宰知襄州有降香使凌辱存撫使宰曰將及我矣棄官而去　薛緯為萬頃縣令為人廉謹誤監司所詆投劾去去留詩云數年江湖獨鳴琹志在山高與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會伯牙心

治簿有素明日遂行清士之風也勘簿廉明俾無後患智士之行也

牧於平日視為逆旅月終治簿私自磨勘既無債欠（諸吏所掌皆無）

（加下詳）亦無棼混（當用之財先已剔出之）則邸報既至但修本月之簿不過數刻則畢其勘簿至易也至於重記（邸長侍携之簿冊）宜於上官之初即令修正唯其數十餘行虛而勿書以待新備（既到後剔自製遠以留之）則邸報既至但修新備之文不過數刻而畢其修曆至易也即日命駕太息息矣厥明日蚤晨洒然登途不亦善乎每見貶遁封遞之人垂頭喪氣面無人色如龍旗沾雨若窟櫺下塌出窩吏廳甘作寄公叉母妻孥出于奴廳有如俘虜一面治簿一面治裝棼然擾亂百緒糾錯新迎之吏簡選騶徒即豪奴健卒良馬鮮裝悉歸此衍哀此寄公廳門無長督之卒當總有索逋之吏滿城相傳而嘲侮四境流聞而啞笑

方且堅操印盒猶思盜弄鄉任里任換差有打發之價倉餘庫餘血戳収那移之剩辱罵四至褒如充耳踰旬閱月莫如知去新官既至詐其情愿指告頑宄以圖雪耻嗟乎忍為是乎故曰視為逆旅常若歘飛治簿有素束裝以俟則當此之時誠洒落椄士也

有等貪頑之人既於倉中公貨甘負逋欠又將新官支俸恣行引用新官既到無不摘發或上報監司罪律層生或下督由吏（舊官首吏名曰由吏）怨毒追結以之身名敗衂聲聞醜惡財是何物殉之至此治簿宜廉潔精核無犯彼此之界斯可以無後裁

國典新官刷馬之價州府二十匹郡縣十五匹計道里給錢詳見赴任篇而舊官之歸無 公賜之馬者謂俸廩之餘足以辦裝也今舊官歸者乃排民户勒徵刷馬之錢南方以田結賦多者四五百兩少者三百餘兩承訛襲謬以爲當然豈不厲哉宜自量平日清如玉壺而意外徑遞實無以挈眷歸家者循之可也若我之歸橐自足以雇馬治裝則又何忍索此非法之物扵罷癃鰥寡之民哉斷不徵也今世亦或有清士不徵刷馬錢者國典外官身死及遭親喪妻喪者並給喪需米有差詳下喪葬條則民賻錢又何以受之也牧宜自量狼損空罄無以反柩則循之可也若我之歸橐自足以治喪出柩而又收乞錢扵下民

則籍屍以家喪所不忍為者也

後漢楊秉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梁樂法才令建康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以輸臺庫武帝曰清白可為百城之表

宋阮長之為武昌太守後還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時都田祿（時都謂武昌）以芒種為斷此日前去官者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新官并領正月以來俸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後一日解印則當領受俸祿）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本傳云長之一生不侮闇室所莅皆有惠政）○案此清士之行也

宜勉而效之

南史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去州之日計在州以来燃油及私牛馬食官草藪以私钱六十萬償之

蔡樊翁撰我先君子墓碣銘云(先君諱載遠)君在晉州從疾左右無可仗者三子中路奔哭見諸吏文簿棼無頭緒不知所為適於地頭小篋得手錄一紙各房逋負一一條列彼此頭對令各補完遵而施之無一羸欠共居官規模之終竟慎密如此

茶山筆談云昔有人為靈巖郡守負廚吏钱數百兩不償而去吏追至羅州訴之不聽乃前至膠峯前俯伏告于祠版曰

神主大監所食案前不酬而去（下吏補官曰案前）乞降冥命使即還報寸寸相追以至長城官不得已還報而去

父老相送飲餞于郊如嬰失母情見于辭亦人世之至榮也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及歸有父老數人尾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寵曰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謙讓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劉麟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廉按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贐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

晉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別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葉郡嘗有送迎錢者今之所謂邑例也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令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衆乃各有所贈

崔挺為光州牧使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及代去老幼追送縑帛亦卻之

翟溥福知南康府多善政以年老乞歸侍郎趙新嘗撫江西
大聲曰翟君此郡第一賢守也胡可聽其去懇請屢日乃許
之辭郡之日父老爭齎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
堤祠之又配享白鹿書院

友人韓益相貪士也旅宦數十年困苦萬狀晚為鏡城判官
親友皆賀其潤屋至府一意廉白捐俸錢五六萬振饑蠲徭
坐微事罷歸部民五千餘户父老出餞于郊户収布一疋將
以贐之悉却不受歸視其家竈不烟者三日卒無悔色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母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
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

輒受飲之

許應逵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曰阿爺橐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程伯子為晉城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去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柳觀鉉為鏡城判官乙亥之饑至誠賙救丙子春解紱而歸一府士民擁路餞別飢民受賑者各聚升龠設餞路左不可

行行到見門關飢民丁壯數十人隨後曰無以報明府恩願
備藍輿卒公曰自有擔夫不須勞爾輩也飢民擠擔夫爭先
擔舁出平遂上馬然後揮涕拜辭而去
李時顯為開寧縣監時國內大饑道殣相枕公措置有方流
丐家歸傍邑效之移赴星州開之髫白蒲山滿野攀援涕泣
曰微公則吾皆為餓鬼矣
南斗瞻為靈巖郡守則屢經匪人府庫蕩掃始到朝夕衙供
丐貸於民公鋭意收拾遂還饒富公為奉大夫人將上京則
民慮公或不来環住擁馬曰請留公重裝以示復還之意其
喜得公而猶恐失之者如此

歸路遣頑受其叱罵惡聲遠播此人世之至辱也

北史青州風俗薄惡太守八境皆懷磚叩首以觀其意及其代滿還家以磚擊之其情之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諺曰獄中無繫囚舍內有青州及李延實出守上謂之曰懷磚之俗宜用好心

楊叔寶典眉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語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謂樂人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

茶山筆談云海南縣北三十里有石壁臨官道每貪官之歸吏民隱身石壁上壓臨而數其罪護行者恐鬧起生事到此

疾馳而過之名曰疾馳歲

歸裝 辭官第二條

清士歸裝脫然蕭灑敝車羸馬其清飈襲人

漢張堪為漁陽太守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倦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而嘆之　後漢孔奮為姑臧長及還無資單車就路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漢時苗為壽春令初來黃牸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親踈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

許鎡爲嘉善令居官廉白及歸度囊中財不任乘輿竟騎一驢而去

陳克菴翱既貴顯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尾器蔬食相對無愧色出守河南聞喪還行㦸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廬東騎驢出都門而去

高麗使碩爲安東副使多善政忤崔怡宋國瞻被誣流巖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何生爲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别抄呵叱路得開其妻携子女以行私馬

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留一日不得出騶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罪人也何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嘆曰真我公之配也

高麗崔碩嘗為昇平府使（忠烈王時人）昇平舊俗每邑宰遞還必贈以八馬惟所擇及碩還邑人以故事獻馬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為至家歸其馬邑人不受碩曰豈以我貪而不受耶吾有牝馬在汝州生駒吾帶以歸是吾貪也今汝不聽還馬豈非窺吾之貪而以吾為飾辭耶並其駒還之自是其俗遂革州人立石號八馬碑（高麗史云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昇平郡志云歲久碑仆後崔元祐復起之遂有詩云

来往昇平節序稜送迎多愧奪民時莫言無德堪傳後復起
崔君八馬碑○案由是觀之則新舊官刷馬價是近世所刱
非吾東之流来舊法也
筍龍無　造之器珠玉無土産之物清士之裝也
魏褒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皇明軒輗為浙江憲使居官清苦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陛
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
首謝
李重為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
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

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命僕載返原住乃已

金命中為豐德郡守其遊還也家人撤衙内鋪席而来他日諸中堂公見始知之怒責之卿令遂送隣反止之曰還送無乃太露乎君既欲不留寧留我公笑而與之

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為欝林守罷歸無装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欝林石

洪覲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船載土而歸

蔡君謨寄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忘取秩滿歸装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来時物命還之

歐陽載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公嘆曰利豈吾欲耶使直以錢為俸秩滿以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李約東為濟州牧使及其歸也只持一鞭既而曰此亦島物挂之官樓島人寶藏之每挂於新牧使上官之際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挂處以寓慕焉公渡海時船到洋中忽傾洄幾危公曰吾行無一物豈幕中人欺誑致令神明譴我耶初本州將士以公曾薦儒將為賚一甲潛付陪行俾於越海後詮告至是遂以實告公投之水乃波定船行至今名其處曰投甲淵

李洸為永興府使陞吉州牧使其去永興隨身唯書籠之屬冬臘有鹿皮數百非官藏府人請以備行公却不受强之始領一皮 其去吉州亦如之又留永之一皮於官幣而行

韓祉為郡舊官刷馬例用十八匹及遞無所載只以二匹送餘以其價分賜諸裨曰減之有釣名之嫌也諸裨多買健馬及遞恐浼主帥議共斥買公聞之曰買馬常事豈宜損之命皆隨後

若夫投淵擲火暴殄天以物自鳴 其廉潔者斯又不合於天理也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以廉勤率屬赴召八舟盡搜家人所蓄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笑我

宋孔覬在官二年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覬命置岸側焚之曰爾爲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

李汧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案禮曰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自取孔李二子何不以其物散予江上之貧民乎嗟呼悲矣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勤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来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〻君子曰此詩或近自鳴

李桂遯爲錦山郡守居郡六載薄於自奉箇滿還京郡人作詩送之曰清節罕今又乇罕古不抽民血一毫錢

歸而無物清素如昔上也設為方便以贍宗族次也

楊誠齋司庾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于東山師丘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吏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楊廷和每宦游歸則為鄉人建一惠而初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歸為學士垣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賦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栩利業三焉○尹參判光顏以慶尚監司歸置義田莊田園書籍宗族賴焉

鄭瑄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寃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寃業天殛之○又曰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債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必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願留 解官第三条

惜去之切遮道願留流輝史冊以照後世非聲願之所能卻也

後漢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及代當還民攀馬號呼曰舍我何之○孟嘗為合浦太守嘗還吏人攀車請之令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被召詣都百姓號哭遮車擊轅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鐙

民皆截留之
唐劉寛為平陵令滿秩而去百姓攀車拒輪充塞道中○顏
斐尹京兆徙平原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歩歩稽留日行數十
里既去立碑作頌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為政清簡政滿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
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之政人皆羅拜流
涕乃得去
曾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
既罷人絶橋閉門遮留來閒乃去
曽致尭守壽州有恵政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二卒逃

去過他州壽人猶有𨗳之者

姚益恭知頃城縣境内大治民遮道乞留賜璽書賚粟帛〇

楊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

陳鎰鎮陜十餘年民親愛之以其美鬚呼為鬍子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遣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

俞𢡟為醴泉郡守未幾郡大治邑有岐麥之瑞已公有謝歸意歸寧久不還郡人日造門以請公曰郡多逋負余不喜鞭督以故將免去於是士民相告語一并盡輸焉

柳正源為慈仁縣監受暇治還仍有棄官之意邑民守衙門三日夜不去公為留衙眷示復来意及歸三呈辭狀巡使不許曰民情遑遑如失慈母不宜循私而廢公也公不得已還官邑民皆出郊歡迎

金熙采為長連縣監慈良為治及移安峽部民遮道十匝公乗夜脫身逃去（詳見救災條）

奔赴闕下乞其借留因以許之以順民情此古勸善之大柄也

後漢寇恂為穎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穎川百姓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後漢陽君為繁陽令婁策輕舉吏民上書請運穀萬斛助官

賑貧以乞君還

种暠為梁州太守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暠與相揖十里不絕

隋魏德深治貴鄉轉館陶長貴鄉父老詣闕請留德深詔許之民士歌呼滿道互相稱慶

唐李君奭為醴川令為政得人和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無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

奭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宣宗時

李仲芳通判冀州冀人乞留許留一歲歲晚將去冀民夜私八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公諭之乃得去

宋王允規知河清僧道士人等乞留云本官到任有十奇甚得民情上令審官院記其姓名

范東為壽昌知縣闢荒田二千六百晦興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區正統五年三考報最當遷邑人頌德乞留御史以聞朝廷許之

高麗王諧為晉州副使吏畏民懷及遷東都留守晉民涕泣願留遂懇乞于朝曰借我王君一年乃復舊任

高麗李惟伯爲交州判官除淮東北路監倉使奏惟伯繕理城池修備器械爲諸郡第一所部連城長楊吏民等言惟伯勸農恤民雖秩滿當代願得見借王嘉之付尚書吏部

姜秀嵬爲高昌縣監以事責罷縣父老遮道乞留於方伯民間爭出軍餉以贖其罰既不得則皆涕泣如失親戚

聲名所達或隣郡乞借或二邑相爭此賢牧之光價也

向爲所莅州縣皆有治聲榮州關守州人邀使者曰願得向爲三年

宋杜衍知乾州未朞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

何有焉
李挺岳為郡守郡守時 大駕連歲幸溫泉顯宗朝雖有省約
恩言而列邑勞費尚不貲公財處得宜吏民不知 車駕近
臨也朝廷竟拜公坡州牧使瑞人如失慈母至相率訟寃曰
奚奪此與彼
或久任以相安或既老而勉留唯民是循不為法拘治世之事
也
劉綱知寧州涖任三十四年民每乞留也仁宗嘗賜酒饌人
以為榮正統中請老去民送之滂沱載道及卒寧民祠之狄
仁傑祠中

史誠祖為汶上知縣為治廉平寬簡永樂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縣長史賢否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十行勞之特擢濟寧知州仍視汶上縣事並賜內醞一尊織金紋衣一襲鈔千貫○其後屢當遷職輒為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　按唐虞之制九載三考始行黜陟自漢以來六期為斷歷代因之我朝郡縣之官亦以六期為滿而秩高者又以三期為滿使臣以二周為滿乃　皇明之制州縣官多以九載為限（散見上諸條）此誠為官擇人制法安民之良憲也況且劉綱史誠祖等因民籲乞久任至三十年此誠度越古今孚協上下之遠猷也　近世銓官

以市恩為急臺臣出宰者纔經一周即已內遷以此之故為吏者無長慮久計惟以刹割深肱為家私之計其視大明之法相去遠矣

郭南知常熟縣正統十二年以老致仕父老乞還任英宗許之　按守令年限之法堂下官以六十四為限堂上官六十七為限盖於七十之前得了此六朞三朞也然人之精力或相懸絶苟有聲績素著之人相臣銓臣持奏而差遣之抑所宜也

因民愛慕以其聲績得再莅斯邦亦史冊之光也

漢黄覇為潁川太守賜車盖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

泥於軾前以章有德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事再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大治○按黃霸再為潁川魏相再為河南寇恂再為河內又如陳蕃之樂安陶侃之荊州郭伋之并州皆再任也或因民呼籲或察其聲績使之撫綏此一邦也宋張詠再任益州

梁習為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肅貢達閑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徐榮知藁城縣親喪去官服闋部民乞罷新令而還榮英宗許之秩滿復乞留許之以下明史

康彥民知天台縣著績永樂初罷歸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縣民二百餘人言彥民廉公有為乞還之天台以慰民望御史以聞宣宗嘆曰彥民去天台二十餘年民猶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除江寧縣

謝衮字子襄為青田知縣九載課最當還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上官以聞帝嘉之即擢處州知府俾得治其故縣子襄知處州聲績益著有虎遁蝗死之異有牛將屠而逸至前跪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之

萬觀知嚴州九年考績治行為海內第一既以憂去將除服嚴州民頓上章願復得觀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異焉補

平陽有芝生堯祠

薛慎知長清縣以親喪去洪熙元年長清民知慎服闋相率詣京師乞再任吏部尚書蹇義言交代已久卽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雖屢易何害遂還之

高麗崔陟卿為耽羅令興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耽羅人作亂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告令尉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為令當釋兵耳謂宰相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卽除耽羅人耽羅人聞陟卿來卽具輕艦迎之比入境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屬再生矣按堵如故

高麗李伯謙嘗為濟州牧使有善政忠肅王時濟州賊魁使

用金成等嘯聚凶徒逐星主王子以叛欲討之難其人賊黨
咸曰若得李伯謙李英来撫吾豈敢叛乎乃遣伯謙英撫之
未幾賊平

高麗蔡靖掌慶州書記其後東京人與永川作亂朝廷議遣
安撫使難其人聞東京人思靖不已乃拜靖留守副使單騎
之任東京人聞其至反側悉安

俞省曾為羅州牧使多善政　宣祖時邑人詣闕上書乞復
借之特命再除

其遭喪而歸者猶有因民不舍或起復而還任或喪畢而復除

項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

其恵聞繼母喪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
陜人復起赴闕借留天子許之軍民喜忠復来焚香迎迓
孫浩永樂中知邵陽遭喪去官按察使頌浩善政宣宗嘉嘆
即命起復
張璟知平山縣秩滿士民乞留英宗命進秩復任景泰初以
母憂去復從士民請奪情視事
劉永爲荊州知府遭父喪軍民萬八千餘人乞留英宗命奪
情視事
戚顒知東鹿邑豪石聞其来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
不可犯也未幾丁丙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

乞得顯再任

暢宣知泰安縣以母憂去民頌於使司仁宗命服闋還任仁
宗崩而服闋吏部以請帝曰民欲之監司言之固當從況有
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請

劉伯吉知碭山縣以親喪去服除碭山民守闕下求再任吏
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帝曰新者勝舊則民不復思今
久而又思其賢於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宣和為礪山縣監恩威并行吏民懷之以外艱去位服闋邑
人上書還任

陰與吏謀誘動奸民使之詣闕而乞留者欺君罔上厥罪甚大

劉迪為永寧稅課大使秩滿封羊置酒邀耆老請留民詣闕奏乞事覺宣宗怒下之吏　王聚為漢中同知亦張宴求屬吏保奏知府以聞宣宗怒并屬吏罪自後部民奏留率下所所司覈實云　按明史循吏傳云宣宗之世最重循良而吏部尚書蹇義尤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若馬旭楊信之等十數人皆九載奏最為民乞留即加秩留任沿及英宗之世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率報可然其間亦有作奸者如劉迪王聚之事是也

牧民心書卷之四十八

洌水 丁鏞 編

乞宥 解官第四條

文法所坐黎民哀之相率籲天冀宥其罪者前古之善俗也
周禮司勳云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此唐虞之舊典
所謂車服以庸者也小司冦八議之法四曰議能五曰議功
七曰議勤所謂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天下之曰功曰能無
以踰於牧民而安民茍其愛戴之情眞實無僞呼籲之聲惻
怛可感雖所坐深重因以宥之以順民情不亦可乎近世朋
比傾陷一爲所擠即民之乞宥者亦罹文網其罪不測故民

雖哀傷嘆嗟百身思贖而終不敢一聲以自暴世道之日汚
日甲如是矣部民之已蒙治理者猶其易者也或流配所到
民聞其名欲赴闕乞借者亦時有之率皆畏此罪詈莫敢先
動豈不嗟哉宜著為式凡民籲所訟雖所坐深重許令末減
以勸能者若夫奸謀誘動以罔天聽者其辨別至易斯不足
為慮也

趙廣漢為京兆尹威制豪強發奸擿伏如神後坐事下廷尉
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
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死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有告賊殺不辜者

事下有司河南戍卒在京師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光也願
復留作一年乞加戍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万餘人守關欲
八上書大將軍遂下相廷尉獄會赦出後再為河南太守

王尊為京兆尹旬月間盜賊平以劾匡衡事左遷病免湖三
老公乘興等上書稱善曰賊亂盡除豪猾伏辜以佞巧廢黜
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書奏天子復以尊
為徐州刺使

晉王蘊為吳郡太守郡荒賑卹朝廷科罪免官士庶詣闕訟
寃特左降晉陵太守

高斗南為定遠知縣才識精敏多善政會與知永州余彥誠

等九人並坐事先後被徵其耆民奔走闕下具列善政以聞
太祖嘉之賜襲衣寶鈔遣還並賜耆民道路之費諸人既還
任政績益著尋擧天下廉吏數人斗南與焉列其名於彰善
榜聖政以示勸以下明史
余彥誠知安陸州以正稅愆期當兢逮其父老伏闕乞留太
祖賜宴嘉賞遣還父老亦預宴
鄭敏知齊東縣嘗坐事被逮部民數千人守闕下求宥帝宴
勞復其官賜鈔百錠衣三襲居數年考滿入朝部民復走京
師乞再任帝從其請
周榮為靈璧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羣赴輦下稱其賢帝賜

鈔八十錠綺羅衣各一襲禮部宴榮及耆老而還之無何擢為靈璧知縣後為河南布政使

李湘知東平州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遠多死亡唯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歛民財訐於布政司縣民千三百人走訴巡按御史及布按三司力白其寃耆老七十人復奔哭闕下發奸人誣陷狀又有耆老九十人隨湘訟寃事下刑曹閱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

孔公朝知寧陽縣丞樂聞坐事遷戍部民屢叩閽乞還皆不許宣德三年詔求賢有以公朝薦者寧陽人聞之又相率叩閽帝曰公朝去寧陽已二十餘載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

可即與之
郭完知會寧縣為奸人所訐被逮里老伏闕訟冤乞還帝亦
許之
范希正為曹縣知縣有奸吏受賕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
反誣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餘人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
廉能橫為奸吏誣枉侍郎許廓以公事過曹曹父老二百餘
人遮道稽顙泣言朝廷奪我賢令事並聞帝乃釋希正使還
縣
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
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而惟正立擢陝西參議其後

州縣佐貳因部民之請超遷內職者數十餘人〇按佐貳之
官有丞有史有主簿有尉吾東並無此官所以守令莅邑橫
恣無憚擅行其志民日益困職此由也韓文公作藍田縣丞
廳壁記甚言丞佐無權不足有無而明史所載以丞佐之職
而大得民心功績茂著者不可勝數在乎朝廷勸奬之如何
耳　國初有京所鄕所之名皆賓佐之輔治者京所多鄕相
在京句管鄕所以儒品在鄕者居之本是賓佐故名之曰座
首今賤族奸民乃爲座首與吏朋奸欺蔽萬狀宜革其名降
爲主簿別遴京官差爲丞佐以遵大明之舊制也
李甡恒爲延豐縣監時朝廷有煮硝令已而查究其不從令

者旁邑或欲便文以苟免公曰如此勿欺之義安在遂自實以罷去吏民聞之爭之闕下歸泣請貰

李永輝為安峽縣監以非罪見罷一縣驚愕相聚訴屈於都事擁馬首不去其去縣也父老攀轅而哭送出境者猶數百人

隱卒 解官第五條

在官身沒而清芬益烈吏民哀悼攀輀號咷既久而不能忘者賢牧之有終也

漢韓延壽為佐馮翊恩信周徧後坐事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少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漢薛聰為齊州刺史政尚簡靜卒於州人吏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東漢王渙為洛陽令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奸伏外猛內

楚人皆悅服竟卒于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絃歌以
癸太后嘉之詔以其子為郎中
梁任昉為義興太守及歸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後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為殮遺言不許以新
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殮闔境痛惜楊震遺令以雜木為棺蓋謂一棺六合雜用諸木
周茂叔宰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
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蔡君山為太康主簿卒于縣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
購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

錢本忠為吉水知縣有廉名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聞本忠復來空閭井迎拜〇永樂中卒于官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墳其得民如此誠

祖

曾泉謫補汜水典史不以降黜而有惰心闢土收穀伐材木備營繕通商賈免通責官有儲積民無科擾造舟楫置棺櫬贍民器用百姓婚喪不給者咸資於官泉卒之日老幼巷哭正統四年河南參政上言備上其善狀且曰 臣 行部汜水泉沒已三年矣民懷其惠言輒流涕雖古之循吏何以加此請復其官下詔褒美帝從之

陳鋼為黔陽知縣多善政病甚民爭籲神願減己算益鋼壽病亦尋愈丁母憂歸卒黔陽人祠祀之

丁積為新會知縣蠲甲首錢會歲大旱禱壇圭峰頂昕夕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病以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嫗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張宗璉知常州政務應恕御史李立來理軍籍暴橫不法宗璉心積不平疽發背卒常州民白衣送喪者千餘人為建祠君山

于謙巡撫河南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開封

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詣故廨為位哭奠後因立祠廨旁祀之李夢陽為之記後杭州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為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

毛吉為廣東副使流賊之亂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堂據正席坐舉止

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戀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服已付我家我負汚辱於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汚我言畢忽仆地少更婦甦◇案此說或近浮誕未可信也

郭垠爲潭陽府使輕徭薄賦爲政清慈暴卒于官人皆悲慟絶酒肉相弔歸塟之日巷哭聲相接士民相議歲歲忌還聚米設齋以祈冥福家衆又言魚商不入其境曰潭民必不食矣南秋江孝溫所錄　郭公喪行將還什物皆還之獨一弊篋遺在隱處夫人視之大驚曰此物奚在於斯速還之毋累夫子之清德也

盧太河以古阜郡守歿于官將殮郡致襚用綵錦卅疋縣監
朴忠生來視殮不許曰公平生不以奢侈爲禮

尹亨來爲懷仁縣監政先仁恕民仰若父母公病殆人有過
境而宿見老嫗以杖叩地而泣曰惜乎失賢宰民何以生早
穀始生民相繼來獻曰此新物味或可嘗公皆謝遣之猶有
躊躇而不能去者

寢疾旣病宜卽還居不可考終于政堂以爲人厭惡
政堂者公堂也若不幸而易簀卽後人厭惡邪說紛興牧旣
寢疾自度病情如有深憂宜卽移處于丹房不可以堅臥爲
德也古人有定力者不必嫌忌而在我道理宜謹避之

南史陸襄出為楊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唐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相繼以死吉甫命菑除其廨自若視事

李績國為祥原郡守郡廨有鬼祟前後為守者多死因久廢不居公到郡即令治葺而居之是夜所乘馬無故忽斃公怡然不為意竟亦無事○後為利川府使前此府使相踵而死于府廨者三府人皆為之設座鋪筵饗其神于府堂後官至則畏避寄居民舍如是累政公謂吏曰新官来舊官當去神道豈異於人事即還其神而居之○按此非夫人之所當為也

我自謹避毋爲邪説之罔不亦善乎

喪需之米既有公賜民賻之錢何必再受遺令可矣

續大典外官身死及遭喪者給喪需米有差◇觀察使及守令任所在喪則湖南嶺南四十石湖西三十石已喪則湖南嶺南四十石湖西三十五石海西親喪已三十五石妻喪並比已喪折半〇兵使喪嶺南湖南三十五石湖西海西二十五石〇水使喪嶺南湖南三十石湖西海西十五石〇營將喪湖南嶺南三十石湖西十五石並以儲置米劃給

◇葉公賜之米若是其優厚者爲不欲斂之於下民也葛伯食之又不以粢匱◯君之賜而又收民賻可乎民賻斷不可受也收既瘕疾若病情危篤既宜遺令勿收民賻可矣若我

清白到骨雖殁　公賜實無以千里反柩者我死之後丞佐
僉議必有以處之何必民賻是斂我
續大典曾經承旨觀察使節度使防禦使東班三品實職而
身沒外任者并給擔柩軍丁○守令邊將之在任身死返柩
時駕牛題給○業擔軍駕牛法雖有級守令之反柩也無不
給擔軍者也孔路之衙頻逢此行并有規式擔軍自設會所
名之曰息肩廳有上司知會自能奉行
喪具補纂云千里運靈其事至艱運柩宜從狹小輕薄擇乾
燥之材四闌及地板其厚一寸二分天板厚一寸八分斯可
矣參天兩地地板毋視天板三分而損一也欲棺之狹小則

先從斂事勿用雜絮雜衣務從緊小斯可矣知壙室之理者
仍以是棺槨之可也不知經遠之謀而重為觀美者到山下
改櫃亦無不可大抵柩體重大易於撲損汙流骨息攄夫厭
惡聖人之制喪禮為不使人厭惡也當喪者宜知此意

治聲既轟常有異聞為人所誦

王棻字子香為荊州刺使有德政卒于支江有三白鳥低頭
曳尾宿衛其喪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陳留耆舊傳

遺愛解官第六條

既沒而思廟以祠之則其遺愛可知

漢朱邑少時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未甞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吏民愛敬稍遷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不如桐鄉民及死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後漢羅衡爲茂陵令治化浹洽徙萬年縣牛馬皆繫道遮曰屬之羅公後竟立祠

梁任昉爲吳興太守兒妾食麥而已被代至都無衣不能入兒約遣裙衫迎之百姓追思立祠享之

韓文公為潮州刺使潮民恍服公没後民思焉為祠於州城
之南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柳宗元為柳州刺使治化大行公無負祖流逋四歸宅有新
屋歩有新船嘗與其部将歐陽翼等飲酒驛亭曰吾棄於是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其夕夢告
曰館我于羅池遂立廟祭之　案此事恍忽不可憑
張方平為益州刺使先是蜀有訛言公至帖然蜀人以安於
是留像於淨衆寺眉山蘓洵為之記
趙汝愚為信州政戒恵治郡人於城南建祠設像為之祝壽

汝愚因觴客於中命撤其像戲名曰一括亭

趙豫為松江知府減吏休民均徭節費省刑蠲租正統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增一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群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寧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

金熙為南原府使視民如子決訟如流在官數載一邑晏然未幾以病終于官邑人每於忌日祭之不替

金係熙為羅州牧使世祖朝有惠政大修學校民有去思及死如喪其親為立賓每歲忌日州中大小人皆集設祭于明倫

堂

生而祠之非禮也愚民爲之相沿而爲俗也

生祠之俗起於西京石慶爲齊相人慕其家行爲立生祠欒布嘗守燕郡人慕其廉平爲立生祠自玆以降荀勉童恢韋義爲政奸獄屢空王堂杜軫之等捴有生祠唐宋以來益汗濫矣

晉陸雲爲浚儀令百姓圖畫刑像配食縣社

唐狄仁傑爲魏州刺史民爲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宦魏州司功貪暴爲虐民苦之爲毀父生祠

唐王敬伯守巴郡爲政清惠吏民爲立生祠

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

祠為塑像歲時瞻尊比狄梁公　宋張綸知泰州修海堰復
逋戶民利之為立生祠　高賦知衢州除盜患知唐州闢土
田西州為立生祠
徐九思為句容知縣多善政及去句容民為建祠茅山九思
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
陳鎰鎮陝州民有疾者發願為鎰舁轎不事醫藥祈禱輒愈
一出行僮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
如神
李相國元翼為平安觀察使廉慈多惠政民為立生祠
李公蔚元亦於西京有生祠遺像至今在焉　案今之生

祠無縣不立無有限紀不能盡錄

雪樵山談云生祠之弊歲增月加影堂香火項背相望而既沒立祠者今反未聞蓋以諂諛成風凡貴臣望重蔚有前塗者必欲及其生而獻媚以受其報故猾吏奸民相與朋締歸焉未稅廟貌已立此而不禁濫祠其不可勝紀矣牧既生存未有不聞而知之者默自歡喜莫之思歟可乎

刻石頌德以示悠遠既所謂善政碑也內省不愧斯為難矣晉羊祜久鎮襄陽多行仁惠祜既卒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既祜平生游憩之所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目名墮淚碑

阮略為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于官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立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 陳留志 按善政碑之虛實相蒙已自晉魏之際早有此弊故禁令嚴峻民不得擅立之也憶在　先朝申嚴此令立碑在三十年以來者并令琢毀今此禁亦弛虛政緣去又以刷馬錢民力重困豈不嗟哉牧於歸後若聞立碑之說宜引　先大王舊設嚴嚴戒飭庶幾追念而不敢為也

唐宋璟曾於廣州有惠政廣州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

唐房彦謙為長葛令民號曰慈父既去立碑頌德

唐劉晏為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唐韋丹守江西有遺愛宣宗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亂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詔史館杜牧撰銘

李石潭潤兩為鏡城判官鏡城絶塞累千里古石幕之墟其俗雜胡貉尤難治公為政以誠善推恕既還其人治鑄鐵碑追思不已

宋木翁瑄為抱川縣監田收不治豪右兼并成風小民苦之

木翁一繩之以法右族多可恍治縣三月罷百姓立遺愛
碑

丁公彥瓚為安東府使以疾棄歸儒品吏民請留不得立石
追思問遺不絕者數十年及聞公卒致賻且送祭需以至三
年

柳正源為通川郡守多惠政拜副校理公以單騎赴召民老
少擁馬首號泣或僵卧路中不起公慰諭而行後邑人鑄銅
碑以頌其德

梁貞陽侯蕭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言其德政樹碑于州明廣
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

也南史

實德鐫虛辭碑之難信久矣今人鮮官陰以錢數百兩留付奸鄉猾吏使建遺愛碑名之曰碑債此亦自立碑之類也

大清律凡現任官實無政績輒自立碑建祠者杖一百若遣人忘稱已善申請於上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減一等碑祠折毀

木碑頌惠有誦有諂隨即去之卽行嚴禁毋底乎恥辱矣

寒巖瑣話云一政小属謟訕朋興一令一便木碑相望是之謂弊民木碑者牧之所宜禁也雖使萬民咸悅必有一夫含怨今日新碑潔白明日有過而穢之者無咸與勸古昭民之

不鼓也莫如随建随去嚴飭諸鄉無得再建斯無悔也

李判書相瑨為忠清道暗行御史曉赴梶山郡未及郡五里天色猶暗見遠遠岸田裏有氓袖出木屁倒挿泥中既又安置于道旁又前行數十步又出袖中木泥而建之如是者五御史問之曰彼是何物曰這是善政碑旅人不知乎這是善政碑御史曰何乃泥之曰暗行御史蹤跡滿地吏房出我授此碑十箇使我東道立五箇西道立五箇恐怕暗御史將以此為真碑故泥而建之也御史遂從此入按事先數泥碑事封庫罷黜

既去而思樹木猶為人愛惜者甘棠之遺

辛仲甫為彭州種柳道邊名曰補闕柳至李順之亂民曰無
傷補闕柳
唐李錫為虞城令舘有三柳公往来憇之後人勿剪比甘
棠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多善政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民以比
甘棠謂之萊公柏
南軼為溱原縣監有遺愛至今人指其所種樹木曰南亭子
云
愛之不護爰取俟姓以名其子者所謂民情大可見矣
江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以江名子

孟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生子以孟爲名

唐陽城爲道州治民如治家奏罷侏儒之貢州人感之以陽名子◯韓退之爲陽山令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按長沙之民以宗爲名（思宗慶）新息之民以賈爲名（思賈彪）順昌之民以俞爲名（思俞津）若是者更多（見上總幼條）散見諸篇

旣去之久再過茲邦遺黎歡迎壺簞滿前亦僕御有光

漢郎伋曾爲荊州後伋入界兒童騎竹馬出迎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有惠政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馬號云欲復得耿君

華景駿爲肥縣令有善政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縣人吏驚

喜競來餉餞留建碑日有童幼数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許吾此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慇懃之甚也咸對曰比間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并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廖欽為河内丞以廉能稱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歸道河内民競持羊酒為壽且留之纔須臾裒数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遯去

柳正源為通川郡守多惠政旣適後數年掌監試至淮陽通民五十餘人不遠數百里相率來拜至有出涕者大山集

輿人之誦久而不已其為政可知也

鄧攸為吳郡不受祿載米來食惟飲郡中水而已及去百姓
留之不得歌曰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唐李峴為京尹甚著聲績楊國忠惡其不附己出為長沙太
守時京師米貴百姓歌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高麗河允源知原州有仁政政滿召還雉岳山僧云鑑作詩
寄之云兒嬉在母側思愛尚未知母去見啼啼無乃逼寒
飢

居無赫赫譽去而後思其惟不伐而陰善之乎

漢何武累為郡守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

仁人所適從者如市歸而有随徳之驗也

五代史呉越保守永嘉政化翔洽百姓愛之及移守姑蘇温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随使户

若夫毀譽之真善悪之判必待君子之言以為公案

元結作道州刺使廳壁記云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使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使耳凡刺使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恵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戯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使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数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

糞魚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冨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
使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備問請
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使作
記◇呂溫作後記云元次山自作道州刺使廳記既彰善而
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為鑑戒昭昭吏師長在屋
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
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自
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逑其意也